

# 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下）

蔡廷俊

（下）週禮共中絕拒千大張

## 名家篆刻大千印拓

張大千先生也是一位篆刻家，他的作品有不少是用自己的印。這當中，現居大陸的方介堪為其所篆刻的爲數不少，用的也多。

方介堪，現年八十二歲，浙江溫州市人，是大陸著名篆刻家。其篆刻初從吳讓之入手，然後專攻秦漢印，對漢玉印尤有深湛研究，早年將各稀見印譜中所鈐玉印，依原大勾摹成「古玉印匯」，使許多孤本印蛻，得以傳世。他仿玉印作品，功力渾厚穩重，最見精神。此外，他曾化多年精力勾摹錄印文字，編爲「鉢印文綜」，惜在抗戰中輾轉各地時，遺失二卷，至今未能出版。頃聞已着手補齊，高年仍然埋首著述，足以感人。

有些印章是三十多年前張大千所刻，大千在畫幅上經常使用，聞原石已有破損，在大陸印蛻極少之情況下，中共方面還從初拓本中檢出數印，完好無缺，乃罕見之品，向張大千討好。

## 重建故居示惠親屬

中共偽政權爲了爭取大千返回大陸，爲了討

好大千，爲了表示對「藝術」的尊重，於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一日，由偽四川省內江市人民政府撥款重建「當代中國名畫家」張氏故居，並於八月一日正式破土動工。

據中共方面報導，重建張大千先生故居「大風堂」的工程業於七十二年元月間竣工。重建的「大風堂」，陳列大千先生的部份藝術品供當地家鄉人民和海內外人士參觀。

對一位美術家來說，張大千之於中共政權而言，可謂倍受「禮遇」！除此之外，試問還有那位？

現階段，中共對台展開「和平統一」謀略中，其打擊面是廣泛的，而其拉攏面更廣泛。在其「三通」、「四流」、「六不」的策略裏，中共航迫降而被中共充作「統戰」工具！

兩年前，我空軍少校飛行考核官黃某，因迷

黨主席胡耀邦曾經公然邀請高階層十四位人士訪問大陸，以資「統戰」，這十四位人士在大陸的親屬，因爲身份特殊，「與有榮焉」，亦或多或少「沾光」，實質上，却是被利用，被擺佈！

張大千在大陸的親屬自不例外，不過總歸是被利用、被擺佈如：

張大千在渝親屬出席「重慶國畫院」成立會。

父親的畫冊」。

據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新華社」成都電稱：中國又一所中國畫院——重慶國畫院成立。重慶市政府領導人以及著名國畫家張大千等在重慶的親屬和學生等國畫界人士近百人參加了這次盛會。

電謂：

早在三、四十年代，重慶便是中國藝術院校和國畫名家薈萃的所在。徐悲鴻主持的中國畫院，陳之佛、黃君壁主教的中央大學美術系，潘天壽、李可染主教的國立藝專，呂鳳子主辦的正則美專和遷居江津的武昌美專等，都曾設在重慶及其附近。

另一件利用張大千親屬的事例是：

兩年前，我空軍少校飛行考核官黃某，因迷航迫降而被中共充作「統戰」工具！

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黃某被安排到成都會親人、參觀，第七天，於將離開四川時，偽四川省政協爲他舉行了茶話會，據共偽傳聲筒報導，該省人大、省政協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三十多

(下) 遇禮中共絕拒千大張

## 拉出老朋友攀交情

中共在各方面使出手段爭取大千「回歸」大陸，以便打擊政府，這是明眼人皆知的事！大千居士心裏更有數！在出招多回，多年以來，大千沒有「回歸」，這使中共很難堪！但是，中共方面依舊不死心，繼續使招，其中之一，就是擴大宣傳「通郵」事例，這裏邊，有「拉」的意味，也有「打」的意味。

茲舉三例：

——傳大千贈筆送畫給謝稚柳

**據傳**：上海著名畫家謝稚柳和張大千締交已有四十多年。……多年來，謝稚柳夫婦每有機會見到張大千的遠方來客，總要詳細詢問張先生的生活起居和創作近況。而張大千只要有便人來往，也總忘不了給在上海的老友帶點紀念品，以示懷念。

謝稚柳說：「文革前，張大千託人送我兩管筆，一九六四年託人帶來，結果一九七四年才收到，整整是十年。兩管筆，是用南美洲牛耳朵的毛做成的，管上還刻了字。」、「筆桿上鐫刻的文字一面是『藝壇主盟』四個大字，下刻『大風堂選毫』。……另一面還刻有兩三行小字：『此牛耳毫於南美得之，製成寄上稚柳吾弟試用。』下面署名是『大千居士爰，申辰七月客江府』。」

六十年代初期，大千適居留日本。收到贈筆，謝稚柳曾賦七律一首以報故人，題為「蜀友見贈筆」：

十年風雨霧雙眸，萬里思牽到雀頭。

英氣何堪搖五岳，墨痕無耐舞長矛。  
蠻箋放浪霞成綺，故服飄搖海狎鷗。

處是世俗世界！

——傳大千書寫條幅託女兒送與灌縣

辛酉新春，謝氏夫婦說：「張大千又託人帶來一幅畫，是他的潑彩。」「一幅彩墨國畫山水新作。畫幅右側題有：『庚申六月寫呈稚柳、佩秋伉儷教正』，下款署『八十二叟張爰』」。張大千近年真迹，謝氏夫婦這還是第一次看到。謝稚柳說：「潑彩，是張大千發明的，古有潑墨，今有潑彩。張大千的潑彩有很深的傳統淵源。中國當代畫家，張大千數第一。」

——常書鴻「烏龍茶」葉贈大千

一九八一年九月間，國立歷史博物館辦了「郎靜山九十歲回顧攝影展」。

據報導：郎靜山展出的作品「有不少描寫故國山河」。九月二十二日，大千先生冒雨參觀，

「一一瀏覽」，走到「靜觀自得」前面，唉啊一聲，謂這可不是四川天師洞長道觀的道士嗎？郎

靜山在一邊咧着嘴，笑着說：「是啊，是啊。你做過一百天的和尚，對這方面的事應該比我清楚。」

## 苦吟一番擔任說客

● 張伯駒詩懷張大千

張伯駒以收藏和鑑賞出名。北京故宮博物院最古的一字一畫，就是他的藏品，後來獻給了中共政權。字是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比王羲之墨迹更早；畫是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張氏的詩詞和詩鐘據稱也都很有工夫。在香港出過「紅綠紀夢詩注」（僅屬京劇方面）、「叢碧詞」。

他集唐人詩的一個詩鐘，分咏醫生和八字「新鬼煩冤舊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就很有味道。

張伯駒曾被中共打成「右派」，「下放」吉場，時間已近中午。報導最後說，樓外荷花展顏，和樓裏「靜觀自得」的道士容貌，分不清那一

賞。

——謂張大千在灌縣的學生畫家胡望之，介紹了張大千與青城山的密切關係。胡望之現任灌縣都江畫院副院長。他說，以「天下幽」著稱的青城山，是張大千最喜歡的地方之一。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愛上了青城山，並歷盡艱險，從淪陷區北平驛轉來到灌縣，居住於青城山上清宮長達四、五年之久。他僅在青城山就畫出了上千幅作品。

。

張伯駒曾被中共打成「右派」，「下放」吉

林，「文革」所謂「十年浩劫」中備受折磨，後返北京，初時仍然過的是淒涼的生活，有「臨江仙詞」爲證：「簾影故家池館，笛聲泊日江城。一春深夜少人行。微風花亂落，小雨草叢生。驛路千山千水，戍樓三點三更。繁華回憶不分明。離尊人自醉，殘燭夢初醒！」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張伯駒以八十五齡去世。二月二十八日，中共第一大報「人民日報」刊出張故老先生懷張大千的詩：「病居醫院懷大千兄」（七律）

別後瞬過四十年，滄波急注換桑田。畫圖常  
看江山好，風物空見幾月圓。一病方知思萬事，

餘情未可了前緣。還期早醒闌夢詩，莫負人生大  
自然。

詩注說：「張大千兄令孫曉鷹赴美，來院探視余疾，並拍照，因賦詩。」  
——很明白，詩意是期望「三通」，則不必歎「有家歸未得」，歎「能畫不能歸」！

●吳玉如書贈大千「盼統一」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大陸著名書法家吳玉

病逝。吳玉如原名吳家豫，偽天津市政協委員

爲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早年就讀於天津

南開學校，與周恩來同班。抗戰初期任國民參政會祕書。其書法造詣頗深，書畫界人士推崇為「當代巨擘」。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吳玉如寫了一張條幅：「炎黃子孫盼統一，遙寄張大千」。據「人民日報」報導：「這一天乃是著名書畫家張大千八十四歲壽辰，蔣經國先生在台灣為張大千祝

「……今蒙授勳，不禁想起先總統對大千的關愛，昔年大千困在成都時，要不是黃子孫盼統一」，這是吳玉如老先生生前最大的心願，也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心願。」

## 大千先生冰潔心聲

「統戰」是一種「從無到有」、「由小及大」、「轉弱爲強」的策略、手段。共產黨徒很擅長運用。

從中共對大千的「統戰」，即可獲知其謀略之一斑，從字裏行間的引述，尤可瞭解所言不虛。由以上舉證，不難理解中共對文化人、美術家的拉攏利用，是有步驟的，很細膩的。該警惕的是三十年代中共之故技，又想重施於七十年代的今朝！中共搞「統戰」的不是笨伯，他們是絕頂聰明的，他們深知人性的弱點在那裏。

大千先生會爲之所動嗎？大千會因此返同大陸故居嗎？這是多餘的想法，也是多餘的話。

去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於總統府，蔣總統經國先生親以「中正勳章」頒授張大千，推崇他爲「國家耆宿，藝苑宗師。寢饋敦煌，上窺唐宋；不唯淋漓大筆，蔚爲國光；亦且襟抱高華，久爲世重。」大千先生的謝詞說得好：

先總統十分眷顧，大千不會今天還能從容我的藝術工作。大千漫遊世界各國，為增廣識見，與諸藝術家接觸，又得我國駐各國使節照拂，這都是先總統及眾前總統的關愛所致。今又承總統頒以如此崇高勳章，大千只有感激，大千無以報國家的勳章，只有這一顆心，對國家、對總統，永遠效其忠誠。」這一席話，足可回敬中共對他的「禮遇」！

大千先生的好友謝稚柳有絕妙「心語」：「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務，經常要開會，他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

關山煙塵記

齊家才著 定價 160 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 定價 160 元

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卽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